

Die Entdeckung  
der Currywurst

# 咖喱香肠之诞生

[德国] 乌韦·提姆 著  
刘灯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 咖喱香肠之诞生

## DIE ENTDECKUNG DER CURRYWURST

[德国] 乌韦·提姆 著 刘灯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咖喱香肠之诞生 / (德) 提姆 (Timm, U.) 著;  
刘灯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5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 Die Entdeckung der Currywurst  
ISBN 7-80657-072-1

I. 咖… II. ①提… ②刘…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D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352 号

Copyright © 1993, 1995 b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 de Verlag Kiepen-  
heuer & Witsch Köln. Minuit through Bardou - Chinese Media A-  
gency, Taiwa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10号

书 名 咖喱香肠之诞生  
作 者 [德国]乌韦·提姆  
译 者 刘 灯  
责任编辑 江上鸿  
原文出版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199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E - m a i l yilin@publicl.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2  
字 数 114 千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072-1/1·066  
定 价 9.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香肠不相信战争

(代译序)

有时候,食物可以传递个人命运和历史信息。

有时候,战争中的人们感觉不到周围地狱一般的氛围,因为爱与激情构筑了甜蜜又苦涩的世界,它或许只属于两个人。

爱情与战争这样平常的主题在老练的德国作家乌韦·提姆笔下演绎出非常别致和意蕴深厚的故事——一如北德食品咖喱香肠那醇厚绵长的滋味。小说《咖喱香肠之诞生》一切在人们的想像之外又合情合理,不鲜见的题材和不复杂的人物丝毫不能淡化它带给读者的新鲜又深刻的体味。布绿克太太作为隐形叙述者,对由作家内化的“我”描绘她27天的爱情传奇。一天复一天,她在手织毛衣的漫长过程中讲述她怎样活过战争和纳粹的时代,怎样窝藏了一个逃亡者并使他成为自己的情人,普通的德国人怎样忍受着封锁和食物短缺的窘境,以及经济崩溃和二战期间纳粹是怎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直到读者真正了解到布绿克太

太如何发明了咖喱香肠。其实小说情节很简明：二战期间的1945年，英国军队已经开过了易北河，强弩之末的德国面临战败，德国海军士兵布列门在休完假归队途中邂逅了在汉堡粮食局餐厅工作的布绿克太太，布列门当了逃兵。布绿克太太的邻居们从此经常听见她独居的屋子里神秘的脚步声。在血与火交织的战争岁月里，两人过着热烈浪漫、旁若无人的爱情生活。那张凝聚了他们狂热爱情的双人床垫被他们看做是在战争的海洋中漂流的“救生艇”。然而有一天，战争突然结束了，布绿克和布列门的情感生活仿佛蓦地失去了根据和依托。为了留住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布列门，布绿克太太向他封锁了战争停止的消息。蛛丝马迹却在一点点显露出来，布列门渐渐发现了真相，他不辞而别，回到自己的家庭中。战后重新陷入孤独的布绿克太太为了谋生，尝试过多种工作，然而她最成功的却是发明了咖喱香肠，这种充满北德风情的街头食品似乎由她与布列门生活中的种种感受迁延而来，而只有那浓烈的滋味才能象征她与他平常的情感生活……

生于40年代的提姆在这部写于90年代的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德国历史和传统的态度，或许可以说小说首先展示了幻灭感构建的忧伤的灵魂。对于布列门来说，他的选择是要么做个逃兵，然后被抓到，送上由自己同胞开火的枪决场；要么就是上前线，然后被英国人的坦克轧成肉酱。在最荒凉的岁月里，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制服、战争与杀戮麻木了人们的心灵和意志，“战场上的壕沟根本就是你自己挖的坟墓。”熟悉的邻居艾克班太太却是一个告密者；粮食局的工作人员想方设法地偷走配给；布列门心存疑惧地幻想着德国的胜利；只有香料可以勾起人们僵化的舌头关于天堂的回忆；忠诚的纳粹党人莱门斯在汉堡投降后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活在战争的年月里，人仿佛患上了近视，只看得清眼前的事，而更远、更深的东西既看不到也根本不重要。荣誉感、价值、英雄主义这些语汇在19世纪及此前的丰富含义被无情地消解，当德意志千年帝国的大梦悄然破灭时，布绿克太太、布列门以及战争中的德国人既往的一切已经结束了。深重的彷徨感覆盖着他们被扭曲的心灵，惟有最黑暗的年月里些许光明的日子显得异常珍贵。在小说中，提姆以几近诗化的语言传达着他心底的感受：

“那是一种充满肉欲的、不由自主的感受，一种让她的身体沉溺在感官快乐中的表情，一种不受意志压抑的快乐。”

生活的快乐沉沉睡去之时，只有生命最深层的积淀飞扬起来——提姆在歌唱原始的生存动力，在歌声背后却是对战争、人性与爱情深刻的嘲弄与反思。国家、社会、政治、战争、人性几乎没有被有意识地提及，却无所不在地得到了有血有肉的解释。布列门并不只是害怕英国人的坦克，而是他觉得，死于坦克的履带下是堕落甚至违反人性的。惟其如此，作家对汉堡的童年旧事的怀念，对身体语言的歌唱才充满了感情。世外桃源的爱情或许称得上喜剧和闹剧，字里行间却分明布满了精神的疼痛。读者越体会到两人邂逅的有趣和情感的甜蜜，憎恨、迷惘和悲凉就越是固执地爬进你的心灵。

然而小说家的理念使提姆绝不会沉湎于幻灭。咖喱香肠的诞生是本书的高潮。布列门走后重新孤身一人的布绿克太太成为小摊贩，她换到了威士忌、香烟和番茄酱，最后却用布列门留下的银质马术勋章换来了当时看来根本不能吃的东西——咖喱粉。为什么是这样出乎想像的东西？布列门曾经失去味觉，布绿克太太得知咖喱可以帮助恢复舌

头的感觉,布列门在那个他们一起躺在床垫堆成的救生艇上的夜里曾经告诉布绿克太太咖喱对忧郁症是如何有效,这些让布绿克太太背叛了一切的商业常理,丢失了理智,做了她这辈子最差劲的一次交易。情感在一瞬间铺满了整个现实生活,价值判断和理性空如无物。所以,当咖喱粉被打翻时,布绿克太太的眼泪是那么惊心动魄——在混乱的年月里她年轻的伴侣布列门,被她踢出家门的丈夫,战争留下的永恒的忧伤就那样轻巧地与她擦肩而过,她的过去截然离开了她的身体和灵魂,刻骨铭心的故事里仿佛什么也没有。小说到这里陷入了情绪的低潮,却很快让读者眼前一亮,布绿克太太无意中尝到了番茄酱与咖喱粉混合的味道——有那么一点水果味的、潮湿的辛辣味道,使她的房间里充溢着《天方夜谭》里那种温热的芳香。

“原来吃起来干涩无味的香肠,竟然变得滑润、带有果香,而且还有一种异国的、难以形容的滋味。”

这是一种极其美妙的平衡状态,幽暗隐晦的战后生活里的一缕阳光,伤感与悔恨的脸庞上的一丝微笑。读者的阅读感受跌宕起伏。香肠拯救了战后受伤的灵魂,复活了令人恐惧的历史。人的本体价值回来了。谁能想到,在阴暗的时日唤醒人生命力的爱情最后不得不屈从于生存的需要?谁又能想到,让爱情和生命升华并永久保存见证的转折往往产生于潜意识和微妙的一刻?

真的是布绿克太太发明了著名的风味食品咖喱香肠吗?从未谋面的布绿克的丈夫安竟在外面做什么?布列门离开布绿克时有没有犹豫过?许多谜潜藏在字里行间,可是它们除了为小说带来诗意和张力就根本不重要。在《咖喱香肠的诞生》中,作家采用风趣的、半纪实的手法,为的是揭示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普通德国人一张张黑暗的

面孔。但是布绿克太太绝不普通——尽管“我”眼中的她不过是一个瞎眼的、孤独的、虚弱的老妇人——她是一颗星星，虽然不能照亮黑暗的年代，却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只能用智慧理解的东西。如果说布列门是提姆想像中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德国人，具有母亲一般的勇气和坚强的布绿克更是提姆心中的德国人，是作家的理想中民族的希望。小说写的是一种美味食品，却远远不仅是食品；回忆的是过去，却也不止于过去，他的笔触遥遥地指向今天和明天——香肠里孕育的自由意志和信念永远是彼岸。年迈的布绿克太太最后离开了人世，她手织的毛衣以及毛衣上的山丘、河谷、天空、太阳和云朵——它们包含了对战争和疯狂的赎罪，更象征着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纪元的开始——却留给了“我”和广大读者。沸腾的情感最终只成为布绿克太太漫长一生的一部分。小说自始至终在说，活着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有力的女性坚强地、泰然自若地活过战争，她对生活的渴望、对善与恶的认识几乎使你流泪。这是一桌精致的、美好的宴席，充满魔力与陷阱，全部的生活、情感，仿佛经过风干处理的悲哀与希望使它流光溢彩，丰富得超出了读者的认知和想像。

作者乌韦·提姆 1940 年生于汉堡，先后在慕尼黑和巴黎研究哲学，他曾获得 1989 年慕尼黑文学奖、1990 年德国青少年文学奖，《咖喱香肠的诞生》是他的第三本、也是极受好评和欢迎的一部小说。二战、纳粹时代和战后生活早已成为各国小说常见的题材，而 90 年代这部小说的相当一部分却隐没了生活的悲剧性及必然性，源于德国本土作家的这一战争情绪的倾吐具有相当独特的艺术魅力。提姆的叙述语言很简朴，非常现实，他创造着这个符合自己理想的故事，并不太管其合理性和结局——在小说最后他强调这是



novella(小说)——却让人觉得可信。无怪《纽约人》称赞提姆是“非同一般的故事讲述家”。在德意志民族深邃的思想性之外,回忆性的叙述方式里流溢着忧郁的诗情,令人断肠的迷惘浮现在轻松幽默的表层上。你也许永远不了解逃兵布列门的心理,更不理解他与布绿克太太之间源于特定历史环境的特殊爱情,然而就是这种文化上、时代上、阅读上的距离感在产生美,读者感受到半个世纪前生活的滋味,却无法再真正获得细节,这种缺少了什么的风味就像布绿克太太一生的杰作咖喱香肠,是借助于回忆和幻想制作的,滋味浓烈而充满异国情调,提供了丰盈的阅读空间。

美食、情感、命运、神秘的联系使煎盘里也有了哲学。岁月荏苒,一切都已逝去,惟有寒风中的咖喱香肠挺立着——作为自由和信念的象征。提姆的咖啡香肠要比布绿克太太的甜一点——《咖啡香肠的诞生》在德国获得了巨大成功——不过它仍然能引起读者极其强烈的感受,在信念和价值缺席的日子里激动人心。

袁楠

上一次在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上吃咖喱香肠，足足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位在新市广场。广场在港口区，铺着石子地，风大、肮脏。广场上还立着几株矮小寒酸的树、一间公厕、三家小摊。许多高中孩子常在那里出没，喝着那种用塑料杯装着的阿尔及利亚红酒。往西，一片灰绿，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玻璃大楼，再过去就是圣米夏尔教堂了。每天下午，教堂的尖塔就在广场上拉出一条影子。二次大战时，这一区几乎被炸弹夷平，只剩下零星几条还算完整的街道。布鲁德街就是其中之一。我有个婶婶就住在那条街上。小时候我经常去看她，但老爸背地里总是不准我去。这个街区过去俗称“小莫斯科”，不用走多远，就是红灯区了。

后来我去汉堡，总会到那个区，走走那些街巷，经过我婶婶住的那栋楼（她已去世多年），最终再来到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尝尝她的咖喱香肠——这也是我去那里的真正原因。

“嗨唷！没什么特别事吧？”布绿克太太总会这么说，仿佛我们昨天刚见过似的。

她在一只大号的铸铁制的平底锅前忙碌着。香味不时

就从她的窄篷架下飘散出来。篷子是用一块灰绿色军用帆布搭的，斑驳而布满小洞，所以上面又盖了一片塑料布。

“这里没什么新鲜事啦。”布绿克太太说。她一边从滚油里捞着薯条，一边告诉我，这段时间谁又搬走了，谁又真的走了。这个那个我都不认识的人不是得了心脏病、疱疹、晚期糖尿病，就是早已躺在郊外的墓园中。布绿克太太则一直住在婶婶当年所住的那间公寓里。

“看。”她伸出两手，慢慢翻转过来，关节都长了瘤。“痛风。眼睛也快不行啦。明年，”每年她都会这么说，“我就要收摊啦，永远收摊啦。”这时她会用一只木夹子，从罐子里夹出几片酸黄瓜。“你年轻的时候就爱吃酸黄瓜了。”可她从没算过酸黄瓜的钱。“你怎么可能在慕尼黑那种地方活下来呢？”她问。

“那里也有小吃摊呀。”

她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仿佛这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然后她会说：“是——喔——。可那里也卖咖喱香肠吗？”

“没。嗯，至少没那么好吃。”

“看吧！”她一边说，一边在平底锅里洒了些咖喱粉，把一条小牛肉香肠剪成几块放进锅里，然后补上一句：“南德白香肠，可怕，还有甜芥末！简直倒尽胃口，对吧？”她会假装在颤抖，“恶……”，然后在锅里挤些番茄酱，将这些佐料拌一拌，再多洒些黑胡椒，最后才把煎好的香肠放在折好的纸盘上，“哪！这才是真材实料的东西。这风帮了不少忙。在这种冷风天气，人们要的就是热乎乎的东西。”

她的摊子位于下风处。盖在摊子上的塑料布曾被风吹破，不时就有一阵强风扫翻广场上某张散置的圆锥型塑料桌，这种圆锥型桌子看来就像是冰淇淋甜筒，你可以站在这

里吃肉丸,当然,还有那口味独特的咖喱香肠。

“我要收摊啦,永远地收摊啦。”

每次她都会这么说,然而我知道隔年我还会再见到她的。但有一年,她的摊子真的不见了。

后来我就再也没回过汉堡,甚至也很少想起布绿克太太,除了偶尔在柏林或卡瑟城里的小吃摊上,或者,偶尔会碰到一群人争论着咖喱香肠的确实起源时,我才会再一次想到她。大多数人——事实上几乎是所有人——都认定咖喱香肠,是某个柏林人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所发明的。而每次有人提到这点,我就总要说,其实咖喱香肠真正的起源地在汉堡,发明人是布绿克太太,而发明的时间要早过五十年代。

大多数人都怀疑咖喱香肠是被发明出来的。至少不会是一个人的杰作。神话、故事、传说不断地流传着。是谁发明蒸肉丸的?食物的发明难道不是一种集体创作吗?新的菜式往往是在意外的情况下诞生的。就拿德式蒸肉丸来说吧:你有几片剩面包、一些肉屑,想用它们来填饱肚子,最简单的作法就是把它们和在一起,捣碎搅成泥。德国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四处皆然——你只要看看各邦如何用不同的方言来说同样一个“肉丸”就知道了。

“也许吧。”我说,“但是咖喱香肠完全不同,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它把最远的东方和最近的西方结合在一起,咖喱和香肠。而这种组合,就是一种发明,而发明的人正是那位布绿克太太,时间大约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吧。”

我还记得:我坐在布鲁德街上婶婶家的厨房里。住在公寓最顶层阁楼的布绿克太太,也一起坐在这间漆有象牙色壁面的昏暗厨房里。布绿克太太告诉我们,那些光顾她小吃摊的黑市贩子、码头工人、水手、高明的金光党、行骗的

混混、妓女——简直难以相信这些人在一起所发生的事！全是真的。布绿克太太一直说，这就是咖喱香肠所带来的：它让你的舌头放松，也让你饱经世面。

我至今还记得这些，于是我开始调查。我问了一些亲戚和朋友。还记得布绿克太太吗？有些人依然清楚地记得她，还有她的小吃摊。她发明了咖喱香肠？怎么发明的？这却没有半个人知道。

即使像我老妈这种任何小事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人，也完全没听说过布绿克太太发明咖喱香肠这回事。倒是那橡树子咖啡——那可是在战后人们一无所有的那段日子里，她长期实验的结晶，这也是她在战后刚开始摆摊所卖的热饮——老妈甚至还记得橡树子咖啡的配方：采几颗橡树子，放在烤箱里烤干，拔掉果柄，然后把子磨碎、烘焙，再混合一些一般的代用咖啡就成了。这种咖啡喝起来相当苦。妈还强调说，长时间喝橡树子咖啡的人，最后都会丧失味觉。橡树子咖啡甚至还会使舌头麻痹，以致于在那个闹粮荒的一九四七年冬天，长期爱用橡树子咖啡的人甚至可以把木屑拌在面粉里烤成面包，还说烤出来的面包，风味不亚于最上等面粉烤出来的面包。

然后是关于布绿克先生的传闻。“布绿克太太结过婚吗？”“结过，但她把老公踢出家门了。”

“为什么？”

妈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一天早上，我去了布鲁德街。那栋老公寓已被翻新了。布绿克太太的名字，不出所料，并没有列在门口的电铃上。以前那个破旧的木头阶梯已经被贴有铜条的新楼梯取代。楼梯间的自动灯不但明亮，还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爬到最顶楼。在过去，那灯在爬到第三十六阶时就熄了。小

时候我们得趁灯还亮着时一路直冲上楼，才到得了布绿克太太住的顶楼。

我穿过这个区里那些窄小、没有半棵树的街。这里曾是水手和码头工人所住的地方。这个离市中心不远的区域里已经没有旧房子了，全被改建成高级的大楼。酪品店、杂货店、肉铺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品店、美容沙龙，甚至还有艺廊。

只有茨维格先生的小文具店仍在那里。在窄小的橱窗内，一个戴着印度遮阳帽、拿着烟斗的人，站在满是尘埃的雪茄和小卷烟盒堆中。

我问茨维格先生，布绿克太太是否还健在。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可能住在哪里？

“你要干什么？”他用一种怀疑、令人紧张的口气问我，“她的店早就租出去了。”

为了证明我年轻时就认识他，我说我曾经——一九四八年左右吧——他曾经爬上一棵树。在这整个区里，别的树不是被战时夜袭的炸弹烧掉，就是被后来的人砍回家烧了。仅剩下的是棵榆树。一只被狗追急了了的猫，一爬就爬到这高高的树上，下不来了。猫在树上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仍下不来。曾经在战斗工程队待过的茨维格先生，在众人关注的眼神下，爬上了那棵树打算去救猫。没想到那猫竟然又往上爬，一逃就逃到树顶。可怜的茨维格先生爬得太高，也跟着一起进退维谷。最后只好叫来消防车，用云梯把茨维格先生和猫一起救下来。茨维格先生静静地听完我的故事，转过头来把他左眼的假眼球拿下来，用条手帕擦了擦。“啊，那些过去的日子。”他一边说，一边把眼球装回去，顺使用那条手帕擤了擤鼻涕。他说，“没错，当我发现自己爬得那么高的时候，呆住了。从上面看下去，我也拿不

准高低。”

他是这栋建筑物里最后一位老房客了。新来的房东两个月前给了他一份房租调涨的通知。租金高得吓人，茨维格先生根本负担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房租，我还会继续住在这里的——话说回来，我明年就要满八十岁啦。一旦你老了，你就只好接受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你说什么？政府给的养老金？喔，是啊。钱少得可怜，饿不死，不过也吃不饱。这店很快就要变成一家酒馆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要经营乐团什么的。布绿克太太？不不不，她早搬走啦。而且她大概也早就死掉了吧。”

但我最后还是找到布绿克太太了。她现在正坐在一扇窗边，编着她的毛衣。百页窗透出些许阳光，房间里充满着燃油和地板蜡的味道，还有沧桑的感觉。楼下靠近接待柜台的走廊上，坐满了许多老妇人，夹杂几位老先生。他们就那样坐在走廊的两侧，穿了外面包了毛绒的拖鞋。许多人戴着手镯，还不停地把视线投向我，仿佛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似的。布绿克太太住在第二百四十三号房。我先去了汉堡的户政厅，那里的人给了我她的地址，于是我才找到位在汉堡西南名叫哈布堡小城里的这家养老院。

一开始我根本认不出她来。上次看到她的时候，她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现在她的头发只剩薄薄的一层。她的鼻子似乎变得更大了些，下颚也是。过去那双水蓝的明亮的眼睛，现在也变得有点混浊了。不过她手指关节上那些突起来的东西，倒是全都消失了。

她说她还清楚地记得我，“你还年轻的时候常来我这里，还记得吗？在我的厨房里，你坐在你希尔德婶婶的旁边。后来长大了一点，你就比较常来我的小吃摊。”她问我

能不能让她摸摸我的脸。于是她把毛衣放到一边。我可以感觉到她的手在我的脸上很轻快的摸索着，她的掌心细腻又柔软，“痛风没了，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啦。仿佛是上帝拿视力和痛风交换似的。你的胡子没啦？你也不再留长发了。”她头抬了一下，看了看我——其实不是在看我，她的视线其实是在我的身后，好像我背后还有个人似的。“前几天有个人就站在那，”她说，“他一直想向我强行推销些杂志什么的。我当然什么都没买。”

当我开始试着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她回过神来，直视着我的双眼。其实我只是想问：我一直记得她在战后不久发明了咖喱香肠，是真的吗？

“咖喱香肠？不是！”她说，“我只不过开了家小吃摊而已。”

有那么一刻我想着，也许根本就不应该跟她提这问题的。那样我至少还可以继续编造一个混合着小吃与我童年的故事。那么，在这次的拜访后，我想也只能随我去编造那个故事了。

她笑了，仿佛看出我的尴尬和明显的失望。

“其实是真的，”她说。“但是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每次我讲起这段故事，他们都只会笑我，说我疯了。最近我再也不下楼啦。”她说，“没错，是我发明的咖喱香肠。”

“怎么发明的？”

“喔，这故事可长着。”她回答，“你得花点时间来听才行。”

“我可以听。”

“那就等你下次来吧，”她说，“下次来的时候，带块蛋糕来好吗。我们可以煮点咖啡来喝。”

我一共去了哈布堡七次，闻了七次地板蜡、消毒药水和



厨房的油烟味，陪了她度过七个欧洲冬日极短的白昼午后。她总是直呼我的名字。而我，也许是习惯了，总是称她布绿克太太。

“你不再期待些什么，然后你也失去了视力。”吃了七次蛋糕、七块又大又甜的蛋糕切块，都是上等的奶酪蛋糕，上面还铺了层打成泡沫状的奶油。也见了七次这个名叫胡果的年轻人。他用照顾老人的社会服务代替服兵役，偶尔对我们的交谈发出点异议，还会帮布绿克太太拿她所要的粉红色降血压药。我耐心地等了七次，看着她编毛衣，看她熟练而平稳地拿针编织。毛衣是为她的曾孙编的，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毛衣的前摆已经成型了。旁边还放了件小号的编织实验品，和一堆毛线。说这是件瞎子所做的毛衣，我还真无法相信。有时我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全瞎了，不过每次我怀疑的时候，她又会开始一边笨拙地找着她的衣针，一边继续说她的故事。有些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闷不吭声地专心数她编了几针，或是摸摸毛衣的边，抓起另一团毛线球（有时她会同时用两种、甚至好几种不同色的线来编），然后慢慢地、准确地将针穿入。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完全专心的，但她的眼神总是落在我的身后，不急不慢。她会跟我说些重要或意外发生的事件，那些人或那些事情可以和咖喱香肠的发明扯上边。这些人事物包括：一位海军军官、一块纯银制的马术勋章、两百张松鼠的毛皮，二十四立方米的原木，一位喜欢牛饮威士忌的香肠工厂女老板，一位英国的后勤官、一位头发混合着红金两色的英国美女、三大瓶番茄酱、我老爸·氯仿、一个可笑的梦，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她告诉我的，都是些片片断断的故事，每次都在快说到结局时吊一下我的胃口，偶尔还会突然跳回过去已经讲过的事，或是跳到之后才要讲的。所以，下面这些，是我重新整理、